



藝台客聚 彥火

自畫像《勝利者》

要描米開朗琪羅是不容易的，羅曼·羅蘭花了不少筆墨在他多重性格上，給人的印象是紛繁的。

論者說，米開朗琪羅創作的白石雕——《勝利者》這座線條優美的石像，也許可視作他的自畫像。

這座放置在翡冷翠的國家美術館中的雕塑，擁有美麗軀體的裸露青年，低額上覆蓋着鬚曲的髮飾，昂然地站立着，「他的膝蓋踞曲在一個鬍鬚滿面的囚人背上，囚人蜷伏着，頭伸向前，如一匹牛。可是勝利者並不注視他。即在他的拳頭將要擊下去的一刹那，他停住了，滿是沉鬱之感的嘴巴和猶豫的目光轉向別處去了。手臂轉轉去向着肩頭；身子往後仰着；他不再看勝利，勝利使他厭惡。他已征服了，但亦被征服了。」（羅曼·羅蘭，下同）

這恍如一個折了翼的勝利之神，是充滿惶惑之像的英雄。迷死不少女觀眾！

米氏的好友達涅爾稱，「它即是米開朗琪羅自己，是他全部生涯的象徵。」

可以說，米開朗琪羅出生於一個狂亂的年代，在他的性格上打上了深深的時代烙印。他藝術生涯也充滿着狂野和力量的爆發。

他為自己高貴的血統而驕傲，他精神上絕對是貴族的。他表示：「修煉藝術的，當是貴族而非平民。」所以他對藝術創作也是力求精益求精。他的藝術取向，與他的出身和童年的經歷也有關。

1947年3月6日，他出身於翡冷翠一個荒蕪的地方——卡普塞塞。在這個荒蕪一般的鄉土上



●被視為米開朗琪羅的自畫像白石雕：《勝利者》。網上圖片



爽姐私語 林爽兒

雪原鬥智

很久沒有進戲院看電影，最近算是較為頻密。先看了那部其實很不想看的，被推崇為超級正片，一個又乾又瘦的女人由頭在蓬車中的生活演到尾，我看到最後十分鐘，我座位頂上的喇叭咄咄響不停，真怕它會爆炸，戲院職員可能怕影響觀眾看戲，喇叭響了7、8分鐘，影院才停止放片，我是如獲「特赦」，開心地拉着請我看戲的朋友仔離開，可想而知我對這片的感覺！

最近，又有機會入戲院，因為張藝謀很久沒為電影觀眾拍片，我們都想看，所以一定要去看他的《懸崖之上》，想想這部戲不單是因為張藝謀，而是那批出色的演員：張譯、于和偉、秦海璐、朱亞文、李乃文、倪大紅，還有雷佳音，至於張導的新人劉浩存反而沒那麼大吸引，待她假以時日，再慢慢欣賞！

看此戲也幾經波折，原本選到尖沙咀 K11 的，誰知道那裏沒有得看，又要跑去 iSQUARE，又是時間不吻合，必須改觀片時間，搞了一輪才算落實！

看好戲辛苦苦沒問題！電影開場，銀幕上白雪紛飛，雪深過膝，我們異口同聲說：「林海雪原」！

演員在這樣的地方拍戲，滋味如何可想而知！

大銀幕上看到一場場冰天雪地的場口，演員抵受寒冷之極，雪花落在面上的冰冷，鬥智鬥勇！中國間諜片不多，這對張藝謀而言亦是最新的嘗試，電影中每個演員都有他們表演的場口，沒有單一的英雄人物，看上去演員都有所發揮。位位好戲，看得觀眾非常過癮！

不過個人仍然喜歡于和偉，他是深入敵方的共產黨員，那一副淡定、胸有成竹的樣子，儘管作為觀眾的有所懷疑、有所疑問，但都被他的演技安下了心，實在不簡單！

于和偉的表現愈來愈出色！



作者供圖



落地觀察 湯禎光

上學的重要

新冠肺炎之後又流感，很多學校停課。小孩上學後，也病了，但服中藥兩天內就好了，真的覺得如今的措施有點太過。

自從上了面授課之後（學校還是混雜模式，有時上實體課，有時上網課），家長都覺得孩子進步了，我們孩子正值初小就更加明顯，說話能力回復進步，社交上亦有新刺激，不用談學業，只談心情，也進步不少。

孩子情緒十分影響發展，經歷了一年半，不少孩子都有情緒問題、社交障礙，獨生子女尤甚，學校的群體功能真的不易取代。

孩子回校三星期，心情開朗，回來開始談起同學怎樣，最可惜就是還不能離開班房去操場玩，也不能在校和朋友分享食物。我們從前以為的「日常」，現在的

孩子都習慣感受不到了。但始終有得真人見老師和同學，仍是開心的。學習也有規律了，我最緊張的自理能力也保持到，之前在家懶懶散散不執拾功課和書本的陋習，現在回復上堂日子，孩子對自己的書包間隔和整理，又有了責任心。

這一代，就算沒有新冠肺炎，以後難保有什麼上呼吸道集體爆發，都要進行停課或遙距上課。這些孩子的成長環境，和我們的將會有極大的分別。有些家長因為學校未全面復課，已開始聯署希望可以全面復課，但可惜我們可能也沒得選擇了。聽說私校因為有多點資源及收了學費，大多老師接種疫苗，所以都全面復課。我們這類的津小，還要看學校政策，人人有書讀的日子不再了。



大地遊走 周齡齡

中國四大河流行：長江篇之拉薩風情

拉薩到了，我拿着爸媽的照片踏足拉薩，請路人拍下我們「三人」在拉薩機場的照片，象徵爸爸媽媽已來到他們夢想中要去的地方；爸爸媽媽的心登時寬敞了，心裏樂得開了花……

想到爸爸媽媽一定迫不及待要知道拉薩情況，我在拉薩四處走走，感受拉薩風情。

漫步拉薩街頭，頓覺心曠神怡，我想像不到，拉薩的天空藍不是蔚藍，而是近孔雀羽毛的鮮藍，鮮藍的天上飄着雪白的雲朵，這個拉薩特景讓我畢生難忘。拉薩在青藏高原，海拔3,600多米，大氣層薄，透明度好，陽光特別燦爛明亮，這個世界上最多日照時間的城市——「日光城」——果然名不虛傳。「爸爸媽媽，這就是您告訴我的『世界屋脊』啦，您們一定會喜歡這個讓您滿載陽光、充滿希望的拉薩！」

漫步拉薩街頭，驚覺拉薩街頭是個時裝舞台，這裏有着世界最棒的模特兒——藏民，表演的時裝——藏服匠心獨運，絢麗奪目。藏族女孩子的頭飾最讓人心醉，她們習慣把頭髮分梳成無數根小辮，把瑪瑙、珊瑚、琥珀等五彩寶石穿串固定在髮辮中，走起路來，搖曳多姿；她們的藏袍與圍裙，全塗上了鮮艷的彩藍、紅、綠、黃、白等西藏五彩；加上藏族女孩子健康的紫紅膚色，壯實的體格，臉上的樸實，點點的害羞，實在引人入勝。有好幾次，我情不自禁跟隨在藏族女孩子的身後，偷偷拍下她們美麗的身影。「爸爸媽媽，您們會說我是個傻孩子嗎？」

漫步拉薩街頭，街道明亮寧靜，藏民們說話輕聲細語，溫文爾雅。中老年藏民大多只會說藏語，年輕藏民會說一點漢語。這天我到大昭寺旁的八角街



●拉薩街頭一隅！ 作者供圖

間逛，街上有一個藏族婆孫三代人看守的首飾攤子，我走近了，3人興高采烈迎接我。婆婆和媽媽只懂說藏語，她們以羞澀的笑容和手勢與我溝通，孫女20歲左右，笑容甜美如蜜。她們小攤的貨品物美價廉，我的「戰利品」：大豐收：6對耳環、2個掛飾、2條項鍊，我們談得樂不可支。我要走了，女孩子從口袋掏出一個小掛飾，珍而重之放在我手心，「給您做個紀念，歡迎您再來拉薩！」看到婆孫3人滿足開朗的面容，我感動不已，「爸爸媽媽，相信您們一定會為她們的愜意生活而高興，對嗎？」

漫步拉薩街頭，您定會看到一種藏傳佛教信徒為實現信仰而進行的，最虔誠的祈禱儀式——磕長頭。磕長頭以五體投地匍匐（爬行），雙手前直伸，每伏身一次，以手劃地為號，起身後前行到記號處再匍匐，如此周而復始。信徒們經年累月，風餐露宿，手戴護具，膝蓋護膝，塵灰覆面，三步一磕，從千里之外的不同藏區磕頭至拉薩朝聖。他們臉上沒有痛楚，沒有喜悅，只有平和。「他們的手腳都很髒，但他們的心靈卻乾淨得像拉薩的天空，一塵不染。」看着他們額頭上因磕頭而長出的厚厚黑繭，看着他們堅定的磕頭背影，我在拉薩街頭默默感受着信仰的力量，感受着藏民們純樸善良的心靈。「爸爸媽媽，看到藏民把他們最神聖的宗教祈禱儀式，傳統的風俗習慣保存至今，您們可以寬心釋懷了！」

「親愛的爸爸媽媽，您的女兒因為圓您倆的夢來到西藏拉薩。拉薩街頭那萬里鮮藍的天空，世界頂尖的時裝表演，藏民們傳統的宗教和風俗習慣，點點滴滴，將銘刻在我們『三人』的心坎上，成為我們人生完美的回憶……」



水過留痕 小爺兵

別跟魔鬼說親情

5月份，為人子女者都為母親安排各種活動節目以示慶祝母親節，但個多月前的一宗虐殺5歲女童滅絕人性的倫常悲劇，聞者流淚，令不少母親們都表示揪着心痛：「世上怎會有如此泯滅人性的生父繼母，幼兒何辜！」

雖然常言道：「人心難測！」然而香港現在的社會風氣真是愈走愈歪，特別是自稱年輕一代的，有些人既無良知更沒血性，還言行囂張展現出「我是一隻禽獸」的模樣；有孝義子女繞膝、兒孫滿堂的演藝前輩，認為自己在此生路上是十分幸運的一個，重要是因為有愛，曾有父母的關愛、朋友的友愛、愛人的疼愛，而今後的人生路上晴雨也有下一代的陪伴：「叫老人家為『老嘢、耆英』都是一種稱呼，很多老人家也不會介意，不過若有人以輕佻且不屑的態度，那就是沒禮貌、沒修養，兼且極不尊重人的貶義之詞，誰不會老？除非是上天許你『人間見白頭』啦！所以，不要向被魔鬼附身的人『討親情』，事關這些禽獸不如的一群，都是冷血殘酷的德行，既看不慣人家好，只盼着人家出事，然後就自個『樂呵呵』的，圖個什麼？他們自己也不知道。」

前輩更大罵那些不孝不義連父母亦詭騙，不管父母生死將他們拋棄而自己遠走高飛的喪心病狂之徒，根本沒分毫資格談什麼「崇高理想」，故此為人父母者，一定要「聯繫」自己的「窩」，這句話並不是危言聳聽。有人痛心疾首地表示曾親見一對母子在「嘈交」，兒子指罵母親：「你同老竇自己為咗咗Happy之嘛，未經我同意就生我出嚟，啲家怨我吖！」

不是說「兒孫自有兒孫福」嗎？老人家在百年後仍有錢財的，應考慮捐作慈善用途，幫助有需要的人，至於兒孫嘛！是「福」還是「仆」？他們的所作所為早有答案。

如此貼心的安排



百家廊 雪原

現在，世界上什麼事最令地球人揪心和關心，確信只有新冠疫情擔得起這「最」了。每天睜眼拿智能手機開刷，免不了要刷一刷全球疫情的報道，希望見好消息，希望早日回到從前的生活。不能不關心疫情的進展，這關係到地球村每一個人的日常。且不論超級人口大國印度正處於疫情崩潰的煎熬當中，也懶得去評判美國政府防疫做法如何讓地球人失望之極。疫情的話題眾說紛紛莫衷一是，有一樣卻獲得一致的認可，那就是打疫苗。

疫苗是什麼，相信許多人對它既熟悉又陌生。當代國人從出生到成年，至少要打八種疫苗，學前兒童每人都有一個專門打疫苗的小本子。這些要打的疫苗例如：卡介苗、乙肝疫苗、百日破疫苗、麻疹疫苗、脊髓灰質炎疫苗、流行性腦脊髓膜炎疫苗、麻腮風疫苗和甲型肝炎疫苗等等。疫苗進入我們的身體如此熟悉，親切。疫苗又陌生在哪兒？疫苗用什麼材料製造的，它進入身體以後怎麼工作，怎麼就可以讓人體殺菌治病了呢！

我們常說古代科技不發達，細菌病毒這樣的病原體還沒被發現，不過細菌病毒一直在線，瘟疫流行也不選朝代，只在乎有機可乘。清代《清稗類鈔》記述了民間郎中治療天花的秘術。人體染上天花只能聽天由命，天花可是烈性傳染病，死亡率極高，不知道如何治病，沒有特效藥。民間郎中將病患身體的「痘痂」烤熟研末，從鼻孔將這種粉末吹進鼻腔以達到預防功效，遏制被傳染。那時的郎中並不知道病毒滅活的技術，也不知道抗體的事情。他們所用的辦法叫「以毒攻毒」，這正是現代科學核心理論——唯物辯證法。曾經被目為煉丹術鼻祖的晉朝方術家葛洪，在他的讀書筆記中寫下治療狂犬病的方子，即用病狗的腦髓塗抹被咬傷者的傷口，葛老師清楚狂犬病的病根在於大腦，但葛老師的年代是不可能清楚狂犬病毒嗜好侵害神經細胞

的，最後攻陷宿主大腦神經，宿主死亡。葛老師所用的辦法仍然是「以毒攻毒」。這些應該可視作原始疫苗吧。1976年對付天花病毒而推出的牛痘疫苗，那是人類歷史上首支正式疫苗。但它是活體疫苗，有很大副作用。

既然活體疫苗副作用大，那麼滅活滅毒之後豈不是大功告成了。這一步看起來容易，實際操作還真難。因為不但要把病毒分離出來，還要培育，製作疫苗更需要大量培育。幸虧微生物學的發展，法國科學家巴斯德、德國科學家郭霍創立了細菌分離培育技術，科研人員整合物理、化學及生物學幾個學科的技術，獲得滅毒菌苗，十九世紀末成功研發出滅活疫苗，廣泛應用於疾病的預防和治療。

可見，二十一世紀的今天，經過了一個世紀，人類在滅活滅毒疫苗的研究上經驗豐富，技藝日益成熟。至此疫苗的都來龍去脈理應明白了，我們現在使用的疫苗都是滅活滅毒疫苗，通過注射進身體，促使身體因此產生抗體，中和病毒，達到治病防病的效果。經過大量臨床實踐的檢驗和積累，疫苗的安全性毋庸置疑。

新冠病毒世界大流行已有一年多，人們一直盼望疫苗的成功研發，投放市場造福人類。我們國家對新冠疫苗的研發速度是最快的，傳統滅活滅毒疫苗，核酸腺體和DNA新技術幾種疫苗研發同步進行，為國人的健康築下一道牢固防線。研究人員眼中新冠病毒非常狡猾和詭異，它的致病機制還沒能短時間內理清。其高傳染性易傳染性，地球人得病後症狀呈現的多樣性兇險性，確實讓人心生恐懼。在人類歷史上，哪一次瘟疫的發生不是可怕兇險的，恐怕沒有一次比新冠病毒仁慈吧。人類自從掌握了疫苗技術，最後戰勝瘟疫的法寶就是疫苗。

咱們國家對推廣疫苗接種的安排真是太貼心了，首先全民免費接種，其次在於接種的方便快捷。以深圳為例，以我個人打新冠疫苗的經歷。我打第一針是在4月底，用智能手機關注「粵省事」公眾號，在上面找最方便自己的社康中心，依照指引填報個人信息預

約打疫苗。到了預約時間和地點，向工作人員出示身份證核對信息，回答健康問題，針打在左手手臂，護士在針口貼了一小塊花瓣形的膠布，前後用了大約15分鐘。護士叮囑留待觀察30分鐘，沒有不適即可離開。打第一針疫苗後當天略感疲憊，第二天恢復正常。有一位朋友在打第一針疫苗後疲憊感持續了3天。有的人一點感覺都沒有，對於疫苗的正常反應因人而異。

疫苗第二針的接種，專家指導意見為5到8周之內。給接種第一針的社康中心打電話問詢，回覆可以隨時接種，不過我聽說接種是科興疫苗，即取消計劃。我接種的第一針是北京生物。我希望第一針和第二針是同一家疫苗。等這家社康中心有了北京生物疫苗，我再接種第二針。沒想到假期到購物中心逛街，就把第二針疫苗給接種了。在電梯間聽見一對情侶在說，咱們先去大堂把疫苗打了再逛街。我心念一動即到大堂接種點問詢，這裏剛好接種的就是北京生物疫苗。我拿出智能手機掃碼關注「深圳衛健委」，在上面填資料獲得條形碼，接着到醫護人員那兒掃條形碼。醫生問詢有沒有高血壓、糖尿病、心臟病，有沒有喝酒，昨晚休息好不好，打第一針有沒有不良反應等。確定我沒有以上問題，護士給我接種第二針疫苗。這一過程大約十分鐘。第二針疫苗接種後沒什麼感覺。為了讓身體產生足夠抗體，疫苗務必依照專家指引接種兩針。

我想起4月初開車經過羅湖東門外，看見地鐵站出口設了疫苗接種點，現場整潔有序安靜，乘坐地鐵就可以把疫苗給接種了，而旁邊有座玻璃小房，外牆貼着斗大的黑體字，上書「長者疫苗接種點」，真是考慮周全人性化。就像逛逛街順便把疫苗給接種了，如此貼心的安排，給深圳市衛健委100個點讚都嫌少。國家對疫情防控的後半場做到了極致，為地球人樹立了典範，開始奏響人類戰勝新冠疫情的福音了。

又悼5·12



鵬情萬里 趙鵬飛

13是個平淡無奇的數字，像沙灘上橫陳着的水波紋，細細長長，彎彎扭扭，一道一道，間隔均勻，等一長排浪花沖過來，新劃出來的一道，紋路清晰，靠近水面的一道，已無蹤跡可尋。在年輪或者說年齡面前，13也是普通平凡的存在，沒有標誌感。

在我的家鄉，男孩子12歲了，會有一次隆重的完燈儀式。從嫁出去的女兒生孩子那一年算起，娘家的父兄，每年正月十五前，都要送一對燈籠給新生的外甥。外甥打燈籠照舅（照舊）這個歇後語，可能就出自這個典故。等這個孩子12歲那年正月，家裏一定要正經八百，擺一桌酒席宴請舅舅，以示送燈的禮節，至此完結。倘若孩子滿月時，還結過一門親親，完燈宴這天，乾爹乾媽也要帶着禮品登門，為孩子開鎖。當初結乾親的時候，乾爹乾媽會親手把一根墜着長命百歲銀鎖的棉製繩繩，套在孩子的脖子上。12歲了，第一個本命年，也該開鎖鬆繩，任其馳騁。12歲了，以後要走的路，亦無須再持燈驅黑，該是放膽獨自去闖了。

發源自黃河流域的古老習俗，是人情世故裏的攙扶提攜，自有一種鄭重其事的囑託。

13年前，因為工作，我認識了一個11歲的小男孩。用「認識」表述不夠準確，我沒有見過他，只在他媽媽的手機上看到一張照片，圓圓臉，一頭短髮，憨憨笑着。在之後的十幾天裏，採訪間隙，只要有一點空，我就抓住電話，往各個有可能收留他的機構撥打，希望能找到一點線索。

在一遍一遍描述他長相特點和身份信息時，我曾抑制不住地想，這個讓我牽腸掛肚的男孩，明年如果舉辦完燈宴，即便請假，我也要來參加。

我給那些機構留下我的電話，希望能得到一點反饋的音訊。等了一整年，一星半點有用的消息也沒有。什麼忙也沒幫上，硬着頭皮，我又去見了男孩的媽媽。她的樣子倒是沒有大的變化，在臨時搭建的板房裏，很是熱情地張羅我喝茶吃飯，不住口地感謝我記掛着她和她的兒子。

我發覺她的眼睛已經不太好了，不到40歲的人，眼睛上總像是籠着一層淡淡藍色的薄霧。她拿了一本練習冊子指給我看，印製粗糙的封面上，站着一群小學生，個個白襯衣紅領巾。她說前排中間那個小學生，很像她的兒子，看我有沒有辦法，聯絡到練習冊子的生產廠家去問問，照片裏的孩子都在哪裏上學，有沒有可能找到。

這一次，我陷入了沉默，沒有說好，也沒有說聯絡不到。她也有些手足無措，只好訕訕地笑着。氣氛開始尷尬，定了定神，我徑自走出了板房。大路旁邊，還是那條唯一沒有改變過的大河，像上一看到過的那樣，水流聲很大。

我一個人河邊，呆了很久。

又過了9年，我出差路過那條河。河邊的板房早已拆除乾淨，新的居民生活區，樓宇整齊，道路光潔，重新栽種的綠化樹，亭亭如蓋。這一次，我連走去河邊站一站看一看的勇氣，都沒有了。我也不敢再去打擾她，可能正在恢復平靜的生活。

見與不見，都沒有那麼重要了，只要是我們都還記得，他們一定就都還在。

昨天，我在微博上看到一句話：汶川地震過去13年了，我還是很想很想，你們。



●圖片是2018年汶川地震10周年時，拍攝於震中映秀的汶川地震紀念遺址。 作者供圖